



文登营村如今只是一个普通的胶东村落,已经看不出兵营的样子,但在600年前的明朝,这里可是中国海防重镇,扼黄海而防倭寇,陈重兵而御京师。如今的文登营村还有当年的遗迹,诉说着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海权辉煌”。

一个村有113个姓

文登营村,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文登营镇。走在村里,已感觉不到多少历史的厚重,普通的胶东民房,地道的胶东方言,现代化的脚步早已踏进村里,旅馆、影楼、网吧处处可见。但提及历史,村民们的语气顿生自豪,“这个村啊,六百年啦!”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村落并不少。文登营村的特殊之处在于,村子虽只有千户人家,却大约有113个姓,平均不到10户一个姓。当然,这里有大姓和小姓之区分。刘、张、王,于,是大姓,而荀、傅等姓氏只有寥寥几户,阍姓只有一户。

姓氏的繁多,可见文登营村人员组成的多元。这与文登营村特殊的起源有关。文登营村起源于明清两朝时驻扎在这里的一座兵营,在兵营最初的400年里,它的地位显赫,堪称胶东沿海的最高军事机关。

明朝年间,沿海倭患四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起,朝廷为防御倭寇,在今威海境内相继设威海、成山、靖海三卫,宁津、百尺崖、寻山、海阳四个千户所。明宣德二年(1427年),又设文登营,指挥节制上述三卫四所和宁海卫(今烟台市牟平区境内)。设文登营伊始,驻军1140人,马414匹,最高将领“把总”、“指挥”大多是将军级,授“护国大将军”衔。宣德十年(1435年),文登营迁往县城东五公里。当年驻军将校士兵以及眷属定居于此,遂成村落。

笔者推测,文登营在军户入驻之前应该就有村落,因为文登营村东边不远就是



文登营文史馆陈列的兵器。

境。民间的说法是,移民来自云南和“小云南”的居多。云南指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一带,而“小云南”据专家考证,为山西的大同附近。

建营兵制抗击倭寇

了解文登营的历史,就要了解明朝的营兵制。建立营兵制之前,明王朝就在全中国推行了卫所制度。明初起,朝廷在全国沿海地区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卫所,在山东境内设立宁海卫、莱州卫、登州卫、青州卫,后又增设了鳌山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嵩卫、灵山卫、安东卫。卫下设千户所、百户所。从这些卫所的位置看,卫所在山东半岛沿海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防御圈。但卫所分布较散,互相之间不相统属,不利于指挥与协调配合。于是,营兵制应运而生。

永乐年间,山东沿海开始设置营的建制,作为山东都指挥使司与卫的中间机构。营的把总官级为正三品,最高的达正二品。要知道作为山东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驻济南的山东都指挥使司的品阶也是正二品。可见朝廷对海防前线的重视程度。山东沿海设即墨营、文登营、登州营三个营,管辖山东二十四个卫所。

这一切都是明朝为了防御倭寇设置的。卫所和营对于抵抗倭寇,保障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仅威海卫等卫所和

沙里店新石器时期遗址,早在几千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史料记载,文登营营兵最盛时达3000多人,这些士兵大多数为军户出身,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山西等多个省份。此外,这里还是重要的移民流入地。据《文登县志》记载,从明初至清代中期,朝廷多次下令从山西、云南、贵州、安徽、江苏等省移民入

【古村记忆】

古兵营演变成村落 文登营村

陶相银 张旭阳

近来得闲,又去章丘李开先纪念馆一游,到了才得知,具有千年历史的常道观就在东鹅庄村西南角的东鹅庄小学院内,于是迫不及待赶过去,一睹这别具一格的古建筑之风采。

常道观好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挺立在院子中间,周边被冬青和柏树守护着,显得庄严而肃穆。常道观又称为倒坐观、老君殿。据清乾隆时期《章丘县志》载:“常道观在县南绿原村,观制奇诡。相传鲁班所造。工匠欲仿其遗法,仰视竟日夜,出观辄忘之。”常道观原为一个大院,有三座豪华气派的大殿,还有多块古碑及参天古树。可惜因为战乱致使两侧的两座大殿毁坏,再加上后来的派斗致使古树折损。从挂着锁头的门板玻璃缺损处往里看,大殿西側墙壁上黑板依旧,这里曾经作为村里的小学校舍,只是已没有了孩子们的清脆声音。从空隙处可以看到大殿



【行走齐鲁】

常道观前忆梁思成夫妇

刘日章

房顶复杂的结构和精美的木刻彩绘,真是巧夺天工之匠技。

站在常道观大殿前,默默地赞叹着脊顶精美的琉璃瓦雕和斗拱,仿佛看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曾为之惊讶的眼神和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1936年6月,一对风华正茂的年轻夫妇因考察古建筑与章丘大地结缘,他们就是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章丘只是夫妇二人从济南出发考察东向、南向十多个县古建筑途中的一站。在章丘一落脚,他们就不辞辛劳开始实地考察,先后考察了章丘的几处古建筑和民居。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章丘,主要是受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邀专程来济南考察古建筑的。由于章丘离济南咫尺之距,因而在历城考察结束后即来到了章丘。夫妇二人在章丘考察的古建筑有常道观元

文登营从明永乐四年到清光绪二十年就与倭寇和海盗发生大的战事20多次。虽然有的战役卫所兵员有较大损失,但多数是将倭寇击败,击退或者斩杀。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时任山东都指挥使事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到文登营巡查,还曾作诗《过文登营》。文登营的将士就是在戚继光的鞭策声中,与倭寇奋力拼杀,保护山东百姓一方平安。另有记载称,戚继光曾为文登营亲笔题写了“东方名藩”、“齐东重镇”两块匾额,但这一说法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辛亥革命爆发后 驻军全部不见

到清朝时,文登营的战略地位逐步下降,但仍兵多将广。清朝中期时,兵有3000多人,马有1200多匹。文登营兵将虽多次参与战事,且战功显赫,但不乏贪官污吏。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四十年(1701年),因将领克扣军饷,两度引发兵变。特别是第二次,众兵士甚至动用大炮击破辕门。到清朝末年,尤其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898年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签署后,文登营这个海防关隘重镇的军事功能已经基本丧失,兵马大幅度减少,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剩1个中军带领4个兵驻守。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驻军全部不见,文登营的军事建制自此解体。

现在,在文登营村里,只能找到零星残存的城墙地基以及石板铺筑的小路,村东二里处,原为当年操练兵马的教习场,方圆三里之大。

血染山河的悲壮岁月已经远逝,将士的后裔成为村民,过上了平静安逸的生活。2010年,文登营村收集史料、文物,自建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文登营史展馆,陈列着数十件将士们使用过的兵器、器皿,记录了文登营从明朝宣德二年至今近600年的岁月变迁。

【乡村拾遗】

五世进士 父子翰林

宋增芬

云蒙湖畔有座造型奇特的山,名曰黄山,也称黄山崮,山势弯成U形状,像极了大师椅两边的扶手。黄山崮下不远处就是美丽的云蒙湖,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在乎山水之间也,公家万村刚好居于其间。公氏家族在蒙阴县定居800多年,公家万建村就有270余年。

依山傍水的公家万村历来是块风水宝地,据说当年公鼐的父亲公家臣路过此地,一眼就看中了,还带着公鼐来过多次,称“东方地,佳兆也”,遂把黄山脚下定为百年栖身之地。公鼐与其父公家臣皆为明朝翰林院编修,有“父子翰林”之美称,父子二人更与公逸仁、公跻奎、公一尝合称“五世进士”。为褒扬公氏家族,明朝末年,在蒙阴县古城县署附近修建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的石牌坊。当年公氏家族的显赫与荣耀不言而喻,可惜石牌坊未能保留下来。

现在,在云蒙湖畔黄山的山脚下,还可看到公家臣的墓碑,后人将此地称为“翰林旺”。经过风雨洗礼,朝代变迁,墓碑已无当年的风光,我看到它时,它歪斜在地上,半截埋在黄土中,但仔细看,还可辨认出明代立碑的时间。这块古老石碑的荒凉和冷清,让观者生出许多感慨,当年公氏家族可是盛极一时。名气最大的公鼐在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做过礼部右侍郎,曾任两朝帝师。公鼐写了很多山水田园的诗词,主要著作有《问次斋集》,被誉为“小杜甫”,诗作多有经典,如“东风吹雨宵宵急,一片乡心到海涯”,还有很多关于蒙山、汶河、南竺院等景点的佳诗名句。

公家万村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传说,宋代皇帝赵匡胤曾带其妹赵美荣多次到黄山剿匪,后来不打不成交,赵把妹妹嫁于土匪刘贵兴,并将其封为大臣,此地从此平安。赵美荣百年之后也埋葬在黄山脚下。黄山顶上有一个叫小皇墩的山头,当地人称皇斗顶,因为皇帝赵匡胤多次在此指挥剿匪而得名。关于宋代皇帝和公主的传说,至今还有些老人能讲述。

到过公家万村的人,都会被其淳朴的民风民俗所吸引。村民至今仍是慢生活状态,衣着朴素,房屋低矮,言谈朴实,民俗文化保留和传承完好。村中不仅保存了很多古老的生产生活物品,很多民间手工艺品也保存完好。像寓意吉祥平安的泥燕子,用泥土捏制而成,在清明之前挂到院子里或树上,迎接春燕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建筑物也有自己的特色,村里有鲜见的土坯屋,全是用草和泥土建成的,这种建筑起源于秦汉,兴盛于明清,曾是北方农民的主体建筑,还有石头屋、团瓢屋等,今天在村里还都能欣赏到。就算是普通的传统节日,公家万村人也能过得不平凡。每逢二、月,一般人只知道炒蝎豆,吃蝎豆,而公家万村人还会制作蝎豆罐。蝎豆罐由泥土制坯炼制而成,透气性好,干净实用。

到了公家万,除了观山看水,欣赏民间手工艺品,到庄稼地寻宝也是很多人的兴趣所在。随便一个种地的乡亲就能找到一个完整的陶罐,这根本不用惊奇,在寻常的地面深翻泥土就能发现。慕名前来的客人更是寻宝心切。放眼望去,一块省级文物部门确立的铁城遗址石碑赫然在目。

据史书记载,这里曾出土过铜镜、佛像、铜箭头、货币等,经鉴定钱币是秦朝的,但一直没深挖过,因此城墙遗迹没有明显暴露出来。很多年前,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曾经是热闹的居住场所,数百年间,沧海桑田。遥想当年的繁荣景象,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眼前这些砖瓦碎片,曾是谁家屋顶的瓦,又是谁家墙头的砖?

